

烧灶记

□ 维舟

我从小就不喜欢冬天,但冬天又偏是一年四季中最为漫长的,尤为难熬的是阴雨绵绵的隆冬,屋外是从内陆腹地无遮挡涌来的北风,而屋子里面有时甚至比屋子外面更冷。每当这时候,我最喜欢的就是蹲在灶口,烧着柴禾,顺便烤烤火——在一个没有暖气和空调的年代,这是阴冷的寒冬里最大的享受之一。

烧火当然得有柴。在这个平原岛屿上,树木稀疏,除了冬天修剪的少量树枝外,木材极少,主要都是禾本或草本的柴禾。乡间种植的作物,收割后大抵都可当柴烧,举凡稻草、麦秸、油菜秆、玉米秸、棉花秆、芦稭叶;甚至茄子秆、杂草以及玉米棒等,都在此列。

柴草是乡下生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,在村里盖起楼房前,基本每家都有一个专放柴草的小屋子,储备着冬天要烧的一整屋稻草——放在野外,如果被雨淋湿了,就容易腐烂掉。这种圆形堆放的“柴幢”是乡民最熟知的存在之一,方言里有句话说“一个柴幢两头拔”,就是指再多的家产,也经不起两头消耗。对穷人们来说,这些稻草不仅是燃料,还能搓草绳、编草鞋、做草盖(蒲团),早些年买不起屋瓦的人家,甚至还用作铺茅草屋顶。

除了这些农田里种的草木,还有一类柴草的来源:芦苇。岛上河流密布,而河边一般都生长着芦苇和茭白。爸爸有次曾回忆他十七岁那年,和大伯父去永隆沙拣柴禾,因为那时一家九口人,冬天柴禾不够烧,而永隆沙一带是新淤积出来的土地,芦苇荡密密层层,满眼都是。从村里推着独轮车到那里单程要走

三四个小时,两个人一路自带着盒饭,清早出发,到那里后用镰刀斧子割芦苇、砍树枝,最后推了三百斤柴禾回来。独轮车负重过大,稍有用力不均,就会侧翻在地。

如果这还不够,那剩下就只能靠房前屋后的竹木了。很多乡下人家的老宅后面,都有一个竹园,春天挖笋,秋冬修剪当柴烧;老树修枝也是如此,特别是杨树,枝条繁茂,材质又粗疏,刚好在柴草匮乏时偶尔补上。

这就是乡下的生活日常。小时候背唐诗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母亲随口感叹了一句:“其实每一粒米饭不仅是种的时候辛苦,把稻谷煮成米饭也不容易啊。”后来读到亚当斯密的一句话,说农业属于最需要复杂知识和经验的职业。我顿时就回想起母亲那番感慨,确实,在烧柴这样的小事上也能体会到:柴禾也是好不容易搜集来的,浪费不起,人们总要想尽办法“物尽其用”。

烧灶久了就知道,每一种柴禾的燃烧速度都各不相同,没点经验的话,连烧火都烧不好。稻草等最容易着火,因此通常用来引火,麦秸和棉花秆烧起来经常噼啪作响,等灶膛里火热以后再放木柴,最难的则是玉米棒,不但因为它形如棍子一般不易起火,而且短棒容易堆在一起,须将它们像堆积木一样放好,彼此之间留有空隙,才有利助燃。如果烧的是竹竿,还得格外小心,因为没劈开的竹节在燃烧膨胀后会爆炸——炮仗被称作“爆竹”,大概起初也是人们烧火时留意到的。

最难的是如何恰到好处:既把饭菜煮熟了,又不至于浪费了燃料。小孩子有时不会烧灶,也不会站起来看锅里怎样,就只知道一味往灶膛里添柴,结果火势太旺,多烧了柴禾不算,还反倒把饭烧焦了。又或者,烧灶不得其法,加了太多柴禾,堆在一起烧不起来,饭都开了,木柴却还只烧了一半。不仅如此,做饭做菜时所需要配合的烧法也不一样:老家有句话说“鱼烧肉滚”,意思是烧鱼需要大火,而做红烧肉就得文火慢炖,不掌握那个火候,菜的味道就差远了。

也是为了物尽其用,崇明的老灶在两个大锅之间,通常总会埋两个汤罐,这样大锅烧饭煮菜的时候,余温把汤罐里的水也加热了——虽然这种水因为很少一次烧开,基本不能喝,但用来洗脸洗脚总是绰绰有余了。有时,洋番芋(山芋)也可放到灰里去,一顿饭做完,草木灰里的山芋也烤熟了,这都是一举两得的事。

夹木炭、木柴需要用烧火钳,也叫“老虎钳”,形似一把大钳子,平常烧火时放柴,灶膛里灰多了也经常要用它

钩到下面去,以便通气,这样火才比较旺。如果灶膛里的木柴还未燃尽,那也还有用。尤其在隆冬季节,烧余的木炭还可以装入铜盆里,可以把脚搁在上面,求取余温。木炭还有火星,听老人们说早些年有人抱着铜盆放被窝里,结果火星迸射,差点酿成祸事。铜制的汤婆子则导热性太好,以至于常常太烫了,不过到我小时候那会,橡胶制的热水瓶已经取代了汤婆子,灌上汤罐里的水,冬夜好歹可以舒服上一阵。

不过,更舒服的还是在灶口烤火,那种火的温热是迥然不同的,连气息都不一样。也因此,每到隆冬虽然我很喜欢到灶口去烧火,但常被大人们嫌弃地赶开,不仅是因为怕火候难以掌握、浪费燃料,也因“小孩子弄火”总怕出事。后来才听父亲说,我们沈家祖上曾开过茶馆,但后来因为十年里两次失火,连番打击之下,就此家道败落,而其中一次,就是因为两个孩子在冬日里烤火,失手引燃了柴幢,据说当时从屋里抢救出来的家什,仅木椅就摆满了整个河沿。

虽然人们会笑话女人才“围着灶台转”,在乡下的俗语里,“伏灶口”既是指在灶口取暖,又暗指“没出息”,大概畏缩着烤火的样子看上去没什么“丈夫气概”,不过谁都不能否认,每一户人家其实都是“围着灶台转”的。后来我到西南山区旅行,看到像摩梭人等边远族群的家里,火塘都是一户人家的中心,立刻就明白,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到哪里都差不多。

这些景象现在都渐渐消逝了——它的消逝当然也正是它被怀念的原因之一。村里普及液化气已经很多年了,不过一直在混合使用的状态之中:老灶继续烧饭烧水,液化气灶则炒菜。这些年全村的土地都被征用作绿地和苗圃了,而芦苇荡现在也已划归镇上的河道管理所,再也没那么多柴草可烧,村里新盖的一些楼房甚至已经干脆不砌炉灶了,厨房按城市家居设计。原本每到除夕,作为新年习俗的一部分,家家户户都要把灶口一年积攒下来的草木屑扫出来,堆到路口烧掉,称作“焚灰堆”,象征着一年的旧事物一扫而空,但现在习俗也不得不更改,因为根本没有草木屑可供焚烧了。

只是,母亲时常觉得遗憾:因为她觉得电饭煲和燃气灶做出来的饭菜,尤其是猪骨浓汤,味道和以前大灶上用柴草煮出来的,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截。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,但只要你尝过这两种不同的滋味,舌头自然就会感觉得出来。



柿柿如意(油画) 金圣起

心香一束

正月半走三桥

□ 陆茂清

旧时崇明岛上的女性,特别是城镇年轻女子,受妇德的束缚终年禁锢家中,成了高楼上的小姐。元宵节却是例外的“解放”,不但可以出门看灯,还可以出门走三桥。这并非戏说、杜撰,有《瀛洲竹枝词》的吟唱为证。

王恭先《元宵节》:
锣鼓喧阗不禁言,风流幻出柳娘腰。
须臾看罢浑无事,也学苏州走三桥。
吴澄《喜闹元宵》:
挑杆施放闹元宵,为照田财月渐高。
隔壁大娘呼女伴,夜深同去走三桥。

王恭先与吴澄长期生活在崇明,熟悉崇明的风土人情,一次次耳闻目睹过走三桥,实地“采访”写下了这两首竹枝词,时间分别在康熙、乾隆初年。由此可知,起码在清朝开国之初,岛上已始见走三桥,至乾隆年间盛行于城镇乡村,成了岛上元宵佳节的习俗。

一般说来,风俗的形成,大都与祈福和禳灾有关,如过年放爆竹,为驱逐鬼怪而保新年无恙,重阳登高为避瘟神而求平安。古来崇明的女祖宗所以走三桥,在于祛病祈福。请看《清嘉录》中的记载:“元夕,妇女相率宵行,以却疾病。必历三桥而止,谓‘走桥’。”此书是道光年间苏州人顾禄撰述,记述苏州地区的节令习俗,明清时崇明曾隶属苏州府,源于苏州的走三桥,早已传来了崇明,且已在崇明蔚然成风。

难得的一年一度的元宵“解放”日,岛上的女同胞谁愿错过? 各各盛装打扮,月上树梢头时,你呼我唤,或姐妹、或妯娌、或姑嫂、或亲属、或左邻右舍相约,结伴了出门,先去看花灯烟花,听丝竹锣鼓。尽兴游乐一阵后,成群结队去走三桥,一路之上银光普照,红灯高挂,还有惯田财掷火球,煞是好看,指指点点,说说笑笑,兴趣盎然过了一桥又一桥。

崇明的走三桥有讲究,就是至少要走三条桥,多走几条更好,诚如《清嘉录》所说的“必历三桥而止”。再则,走的桥不能重复,还要拣名字好听吉祥的桥走,如县城地区的望仙桥、福

民桥、兴贤桥、百胜桥、登瀛桥、春晖桥、寿星桥等等;乡下村姑村妇,则争相要走万年桥、五龙桥、永隆桥、富安桥、福缘桥、永福桥、富贵桥、阜安桥、丰乐桥、惠和桥、万寿桥……

小时候就听长辈讲,正月半夜里走了三条桥,既为祛病求福,寄托了女祖宗对健康、平安的祈盼,如同时下流行的“恭喜发财”“祝贺吉祥”之类。还有现实意义,她们平时深居闺阁,连楼都不得轻易下,正可趁此珍稀的机会,活动肢体,娱乐身心,祛病延年,保新的一年健康安乐幸福。所以外地也有称走三桥为“走百病”“散百病”的。

古来崇明岛上,多有封建遗老遗少,日常以“三从四德”限制女眷自由,不让她们抛头露面。到了正月半这一天,即使再自私小器的腐儒,也不敢禁止妻子、女儿出去走三桥了。原因很简单:担心不走三桥“病灾拉歪”,怎么做事、生活? 姑娘也嫁不出去了,岂非成了家门不幸?

进入新时期,走三桥的古风再现崇明岛。据解放牛网、凤凰网等报道,早在2011年起,沪上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前卫村,业已有了走三桥这个项目,绘声绘色,引人入胜:到了晚上,身着财神、送财童子、吉祥兔等服饰的人,带领游客走三桥,从跨出家门到回家只能经过三座桥,不能重复,据传这样可免除一年的病痛,让人开开心心,安安康康。小朋友则拖着大大小小的兔子灯过三桥、走街串巷,祈求吉祥、幸福。

笔者饶有兴趣于民俗文化,喜欢体验体验。与老伴本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,一个天气晴朗的正月半,趁着从儿子家回的机会,经过了相距不太远的涓州路桥、寒山寺路桥、学宫路桥,名副其实走三桥! 途中竟然遇到了同好,谈笑风生,累也不觉了。

壬寅虎年正月半已有计划,老两口再走南门景观大堤上的高架桥,高架桥长在二百公尺以上,莫说三条桥,六条桥还不止呐!

老,真的不容易

□ 北风

在我们崇明岛,如果要找几棵本地长大的百年大树,真的不是太多。按说,崇明应该有比较多的树龄长些的大树,因为虽然我们的四周涨滩不定,但是许多地方的陆地形成已经很有年代了,树木随之而生长和保留不是什么难事情。只是单单因为当年大跃进制作深耕需要的犁架子,整一个崇明岛就不知道砍了多少如榉树之类的大树。

老树难找,找个老宅呢? 崇明典型的宅,应该就是有“四程”(“程”,音“厅”)头宅沟围起的“四厢房宅”,更富裕和繁荣的人家,则是“三进两场心”之类。可是,这样的老宅,你现在的跑遍崇明岛也不会找到。一般的宅,如今都已夷为平地。老宅不在,老宅上的各样老物(包括老树)也只能留在记忆里了。

我们原来还有崇明老城,老城里有城墙、城门、护城河,有老城的各种景象。遗憾的是,原来老城这一片范

国内,凡是称得上老的建筑物,几乎都难觅踪影。非但是县城,就是那些散布海岛的老镇、老街,一般也都真的老去了。

一个地区,真正要保留一点老的味道,看来真的有些不容易。“老”,常常要被“新”所替代,所覆盖,而且似乎这也就是一种潮流,并且势不可挡。但是,如果我们想象,假使崇明岛上保留有许许多多的老树、老宅,保留有老县城以及不少老镇、老街,那么,我们现在仅仅依靠这样的以“老”为特色的资源“倚老卖老”,是不是会有万般价值?

保留某些古老,实际上就是保留我们祖宗的某些创新成果,而且这样的古老会是越老越新的。

锦羽春晖
(国画) 陈其荣